

六盘山

编者寄语

电视剧《北上》，以千禧年后运河边的青春故事为主角，在三代人的命运交织中，完成了一次关于传承与成长的作答。

《想要有条船》，希望自己能拥有一条船，随时可以往来于浩渺的烟水之间……

晨雾锁江，一叶老木船泊于古渡，黛色船身浸着千年水光。桐油浸润的木板暗泛幽光，木缝间青苔如墨痕漫漶，橹柄被岁月磨得莹润如玉——船，不独在形制的古朴，亦在其承载的时空重量与哲学深意。

中国文人早将船写入精神图谱。杜甫“亲朋无一字，老病有孤舟”，以孤舟喻漂泊的生命境遇；李清照“只恐双溪舴艋舟，载不动、许多愁”，让船成为情感的容器。

苏东坡被贬黄州，乘扁舟游赤壁，“纵一苇之所如，凌万顷之茫然”，船成了挣脱世俗桎梏的哲学载体，印证着传统文化“虚舟”的智慧——“人莫止于流水，而止于止水”，船行水上，实则是心游物外，在动与静的平衡中寻求精神自由。

古船的“古”，是诗词浸润的文化基因，是东方哲学的具象化表达。

放眼西方，古船同样是文明的密码。荷马史诗《奥德赛》中，奥德修斯的船承载着返乡的信念，在风暴与诱惑中航行十年，船身的裂痕是意志的勋章。

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言“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”，而古船恰是时间流动性的最佳注脚：船板可换、船帆可补，却始终保持着船的本质，正如海德格尔所言“存在者在时间中持存”，古船以自身的“不变”承载着世事的“变”，成为跨越时空的文明锚点。

15世纪郑和下西洋的宝船，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帆船，虽分属东西文明，却都以船为桥，印证“文明因交流而多彩”的永恒真理。

古船的哲学，更在“载渡”的本质。从漕运时代的粮船到文人的扁舟，从渡人的客船到探险的航船，船始终是“连接”的象征——连接此岸与彼岸，连接过去与未来，连接个体与天地。

船在水中的浮沉，暗合人生的际遇：顺流时的从容，逆流时的坚韧，正如孔子“知者乐水”的智慧，以水的柔性承载生命的力量。老船工补船时的专业，将桐油细细渗入木纹，恰是对“传承”的最好诠释：文明的延续，不在于器物的不朽，而在于技艺与精神的代代相传，如同船底的龙骨，历经风浪而始终挺拔。

如今，汽笛取代了橹声，钢船替代了木船，但古船的精神从未远去。它停驻在古镇的渡口，停驻在诗词的篇章，停驻在人类对存在的永恒思考中。

这古色古香的载体，早已超越了器物的意义，成为文明的方舟、哲学的隐喻。它告诉我们：生命如船，唯有以历史为舵，以文化为帆，方能在时光的长河中，载着初心与信念，驶向永恒的彼岸。

N且听风吟

乙巳冬语(通韵)

□许宗金

雁去寒枝瘦，虫蛙俱入冬。
劲松依旧绿，野草已凋荣。
为爱辞秋叶，归思迎雪踪。
云飞天若有，落絮水成空。
夜梦随时变，虚名到此终。
闲来勤动笔，敲韵无穷。

六盘山之歌

□保立生

是红军有力的手抚平了山的峰巅
我在这座山上想那座山
从山脚到山顶 从高到低
挺拔的松，傲然的柏

在六盘山顶远望，那面漫透
硝烟的旗帜犹如刺破苍穹的北斗
松柏是大地竖起的脊梁
而溪水恰似军号向西蜿蜒

当腊子口的弹痕在云中隐现
哈达铺的灯火缝补着被寒风撕碎的羊皮图
看，漫山红叶是未寄出的家书
每个山沟里都藏着火种

最高的丰碑是那些倒下的身影
最长的路标是迎风举旗的信仰
若你问信仰的重量，请你俯身摸一摸
石头上凿刻的“清平乐”，还有松柏为你翻译的“长征组歌”



副刊
敬请原创 首发优先
投稿邮箱:nxrblps@126.com

小宝茶话

当黑白影像里的晚清运河风帆渐次转为彩色时，王学圻沉稳的旁白便为《北上》铺开了千年运河的精神图谱——“运河不只是条路，它还是个指南针”。这部改编自徐则臣茅盾文学奖同名小说的剧集，没有固守原著的历史回望姿态，而是以大胆的叙事翻转，让千禧年后运河边的青春故事成为主角，在三代人的命运交织中，完成了又一次关于传承与成长的时代作答。

剧集最精妙的突破，在于对“历史与现实”叙事权重的颠覆性重构。原著用四分之三的篇幅铺陈1901年意大利人小波罗沿运河北上的寻弟之旅，而电视剧却将这段历史压成“草蛇灰线”，开篇仅用一段老式电影质感的黑白影像，便将百年前的运河盛景与沉船伏笔埋下，随即转入2000年洪淮花街的烟火日常。

N意趣

吃完饭和老公出去散步，远远地看到一个男人推着三轮车准备上坡，车上的喇叭里浑厚低沉的声音在叫卖：“本地红薯，不甜不要钱。”坡很陡，男人显得很吃力，我和老公赶紧跑过去帮他推车，他冲我们笑笑，随手关了扩音喇叭，帮他推到坡顶时，三个人都累得吭哧吭哧直喘，男人冲我和老公道谢：“要不是你们，这坡我还真上不来，谢谢啊。”

老公说：“你这三轮车上也没多少红薯了，在坡下卖完了，不值得上这个坡。”男人却说：“坡下都转得差不多了，该买红薯的人家都已经买了，坡上我还没来得及转。”我也觉得辛辛苦苦上这坡不值得，坡上住的人家也不多，累不说还不一定能卖出去红薯：

“坡下转完可以去别的平坦的地儿卖啊，谁知道这坡上有没有人买红薯呢。”没想到卖红薯的男人还很较真：“那我也得上来看看，如果因为怕累不走上坡路，我就有很多地方都去不了。”男人冲我们摆摆手，开了他的扩音喇叭，很快有几位主妇聚拢过来，询问红薯的价格。

我和老公看着正在卖红薯的男人，不知不觉脚步慢了，因为他那句“如果因为怕累不走上坡路，我就有很多地方都去不了”还真的很有道理，值得回味。

也许，这个坡也像我们要走的人生路，“卖红薯”也像我们的生活目标，很多时候，我们想要达到自己的生活目标，需要多尝试实现目标的方法，比如迈过一个个困难，爬上一个个高坡，才能接近自己的目标。感觉很累的时候，是在走上坡路，感觉轻松的时候是在走下坡路。

有一种人像这个卖红薯的男人一样，即使知道上坡很累还是要坚持上坡，因为他会认为不上坡就错过了很多风景；还有一种人刚好跟卖红薯的男人相反，看到坡度很陡就直接放弃上坡，虽然有一时的轻松，但也放弃了很多机会。

我不知道这个男人能不能在坡上把他的红薯卖完，但他用自己的倔强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：不论上坡还是下坡，关键看自己的选择；拥抱风景还是放弃目标，区别在于敢不敢上坡。

N岁月

运河为脉，青春为墨

——电视剧《北上》的时光答卷

□杨梦星

看似“背离”原著的改编，实则是对影视叙事规律的精准把握——当夏风华、谢望和等“花街六子”在运河边追逐嬉闹，当邵家爷爷的修船厂飘出木屑香，当周家老宅的老木船在暮色中静卧，这些鲜活的当代场景比遥远的历史叙事更能让观众产生共情。而当22集里陈睿在运河文化展上发现小波罗的牛皮笔记本，百年前的翻译谢平遥、挑夫邵常来与如今的花街六子家族产生关联时，那条潜伏的历史线索突然浮出水面，让“传承”从抽象概念变得可触可感。

运河岸边的青春成长，从来都带着水的韧性与时代的印记。剧集用从2000年到2014年的15年跨度，记录了“花街六子”从青涩少年到成熟个体的蜕变，也映照着中国社会的飞速变迁。白鹿饰演的夏风华带着“花街小太阳”的韧劲，从“黑皮钢牙”的少女到独当一面的创业者，她自掏30万元解朋友危机的决绝，患脑瘤后转让快递公司的通透，恰是运河儿女敢闯敢拼又重情重义的缩影；欧豪塑造的谢望和则带着少年们的叛逆与担当，从运河边的捣蛋鬼到北漂互联网创业者，

他的迷茫与坚守，道出了新世纪青年在城乡变迁中的身份探索。这些角色的成长不是孤立的，邵星池从创业失败到靠祖传罗盘回归船运，马思艺在身世谜团中寻得归属感，他们的每一步选择都离不开运河文化的浸润，就像祖辈们靠运河谋生那样，新一代人始终以运河为精神锚点。

在三代人的时空对话中，剧集把“传承”解读成最朴素的生活细节。1901年邵家祖辈为守护考察资料冒死犯险，1987年邵长庚以修船匠的身份维系着运河的造船记忆，2014年邵北笙用3D打印技术复刻老船构件，三代邵家人的坚守，是运河技艺传承的生动注脚；周海阔的祖父守护老木船，父亲投身物流行业，他自己最终参与运河文化保护，家族的选择始终与运河的命运同频。

更动人的是那些跨越时空的情感共鸣：百年前小波罗用运河水熬药，如今夏奶奶用运河的水煮面；晚清船工在船桨刻下祈福纹样，当代少年在船模上留下青春印记。这些细节让“文化传承”跳出了宏大叙事的框架，变成了一碗热汤的温度、一艘老船的肌理，藏在每个运河人家的日常里。

面对“原著党”对改编的质疑，《北上》用实际创作回应了“二次创作的价值”。就像86版《西游记》对原著的影视化重构终成经典，这部剧集没有沦为原著的“附庸”，而是抓住了“运河与中国人的精神联结”这一核心，让历史照进现实。它承认年轻观众对青春叙事的偏好，也没有放弃对历史厚度的追求；它展现了运河儿女的烟火人生，也勾勒出时代变迁的壮阔图景。当2014年大运河申遗成功的消息传来，花街六子站在运河边回望来路，那些少年时的欢笑、奋斗中的泪水，传承中的坚守，都化作了运河水波上的粼粼波光。

整部剧集就像一艘航行在时光里的运河船，历史是压舱石，青春是船帆，而文化是永不枯竭的航道。它告诉我们，传承从不是对过去的复刻，而是像运河水那样，带着历史的养分流向未来；成长也从不是孤立的跋涉，每个人的脚步，都深深扎根于文化的土壤。当最后一个镜头定格在运河落日与少年背影的重叠处，我们读懂了那句题眼——运河水长流，少年志未休。这，正是《北上》交给时代的最好答卷。

N灵犀

我一直希望自己能拥有一条船，虽然到现在为止，我从不曾拥有过一条船，甚至也很少有机会坐船远行，但我仍心存着这样一个奢侈的愿望。每每想到船和与船有关的愿望时，自己也会无缘由地开心起来，仿佛我真的就拥有了第一条船，随时都可以往来浩渺的烟水之间一样。有时候，愿望不一定能照进现实，但却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快乐。譬如，我想拥有一条船。

如果能拥有一条船，我就可以坐着船去任何一处船可以抵达的地方，浮家泛宅，多好啊。船走到一处风光秀美的所在时，我就可以将船停下来，泊在岸边，或是索性抛下船锚，让船浮在平静的水面上，悠然生活在怡人的风景里，于水云间，让自己和船都漂浮进一道别致的风景。只是想想，心里就已经觉得满足了。

我喜欢去四姑家玩，四姑家住在一条小河边，河上有一座小石桥，桥头旁的石碑边泊着好多条小木船，其中有一条船就是四姑家的。每次去四姑家，我喜欢坐在石桥上，看桥边泊着的那些船。在晨雾迷蒙、岸柳如烟的清晨，看那些船一条一条被它们的主人撑走，船离岸了，船尾拖着一条向两边漾开的水纹，水纹一轮一轮地拍打着岸，有些不舍，可船还是被人撑走了。

从四姑家撑船上行，可以到达城市的边缘，也可以到达我家村庄附近的大湖边，春夏之交，涨水时，船甚至可以到达我们村庄东边的小河里。有了那条船和那些河流，我家和四姑家的距离似乎就远了许多。四姑家的船，我坐过很多次，但我从来不曾一个人坐过，我不会划船，也不会撑船。况且四姑家的船太小了，并不是我想拥有的那种船，它承载不了我追逐江湖的梦想。

然而，对于年少的我来说，它也曾带给我的许多快乐的体验，我知道船行水中的轻快，我也知道在船和水之间，有荷有莲有藻有鱼，在水与岸之间，有波纹如烟的汽水，有岸边永远潮湿的柳绿草青花紫花红，它们与我相遇，又一朝我身后退去，只有船后的波纹和船底的水声一直紧跟着我们，像是要窥探我们此行的目的，不离不弃，不远不近。

坐船的体验越是愉快，想要拥有一条船的愿望就越迫切，虽然我仍没有办法去实现。记得有一年，去徽州的丰乐水库玩，朋友租了一条小木船，雇人帮我们撑船，我们清晨出发，沿着曲折的岸，向水库的纵深划去，高峡平湖，山势蜿蜒，船行曲曲折折，一路风景，真想系缆石岸，于山水间，以船为家，就此卜居。

世上爱船的人不少，喜欢船居者，也不乏其人，如张融、张志和、陶岘、赵子固等人，明朝人袁中道恐怕是船居生活最积极的拥趸。他曾写过两篇短文，《前泛舟记》和《后泛舟记》，专门记述他在船上生活的种种体会，读来非常有趣。

袁中道在《前泛舟记》的开篇即写道：“天下之乐，莫如舟中。”予在万历己酉，市一小楼船，曰汛舟，取《离骚》中“汛汛若水中之凫”意也。袁中道不仅喜欢船居生活，还买船自居，春秋以游，在船上一住经月，甚至数月，凡此，“往来烟云间，二三十年足矣。”

船居生活，苦乐自知，袁中道说：“然舟之在大江也，虽汪洋可观，而其惊怖亦自不少，故乐少而苦多。惟若练若带之溪，有澄澈之趣，而无风涛之险，乃舟居最适者也。”虽知如此，袁中道对船居生活仍是痴迷而又执着的，以至于喟叹：“不幸性耽烟水，每见泉流，怡咏终日。故自戊申以后，率常在舟，于今六年矣。一舟敝，复治一舟。我想，长年居船上的袁中道，一定是最乐此不疲的。

浮生若寄，大概谁都会愿意泛舟清溪平湖，在风浪俱静的烟水云山之间，怡然自乐。



荷

故园情

□褚晓红

再用水淘洗干净，在开水中煮半熟，捞出来，切碎，放在搪瓷盆里，加上些盐、凉开水，叫“卧菜”，可以吃好几天不坏，因为是自然发酵，有点酸酸的味道，麦子很喜欢。

到了秋天，母亲用大缸腌菜，腌一缸咸菜，一缸酸菜，母亲总是用大棒子捣碎，上面压上大石头。整个冬天，全家人就吃咸菜过日子，偶尔也炒上一盘洋芋菜。等到第二年春天，青黄不接的时候，苦菜、苜蓿芽和蒲公英从地里发上来的时候，家里就吃这些野菜。

土地承包到户后，也许是缺粮食缺怕了，父母把家里所有的地都种了小麦，每到麦子成熟的季节，年幼的弟弟留在家里，麦子和大弟得去割麦子。母亲割得又快又好，很宽的一茬，父亲第二。刚开始割麦的时候，麦子和弟弟都不会捆麦子，后来慢慢学会了。7月是家乡天气最热的时候，人在麦田里，就像处在蒸笼中一样，加上蹲下来用镰刀割，边割边向前挪移相当吃力，那种炎炎烈日的劳作，是她认为最苦的庄稼活。父亲会适时地给麦子和弟弟打气，讲些故事笑话，有一年父亲居然唱起了当时最流行的歌曲《便衣警察》，

麦子姊妹从小吃母亲做的饭菜，围着小桌子，比赛看谁先吃完，“打赛赛，叫太太”，每顿饭都吃得碗干碟子净。那时候，以吃黄米为主，小麦面很少。记得母亲经常拔些白菜回家，一棵一棵把叶子掰下来，用笤帚把泥土和虫子扫干净，

多多少少解了些疲乏。当然收获打下的小麦也是前所未有的，家里终于有白面饭、白面馍吃了，那种满足，真不容易。后来父母用部分土地种上了胡麻、向日葵、玉米等经济作物，日子逐渐变好了。

有一年，父亲从黑城集市上买了十几只小鸡回来，母亲精心喂养，渐渐长大，能下蛋了，家里终于有了鸡蛋吃。家人还给每只鸡起了名字。这群鸡，让这个贫困的家庭渐渐地实现了鸡蛋自由。然而有一年临近过年，家里进了贼，把一窝鸡都偷走了，从那之后，我家就再也不养鸡了。

父母日夜劳作，把麦子姊妹五个都送到了学校。用母亲的话说：“都起飞了”，他们姊妹几个都考上了大学，陆陆续续离开家去上学和工作。家里只有父母守着老院子和菜园子过日子，春种秋收，蔬菜瓜果，不同季节，回家都能吃到最新鲜的蔬菜，最美味的杏、李、桃和苹果。那个朴素的农村小院，是麦子最牵挂和深爱的地方，也是她奔波四方后心灵最能得到慰藉的所在。

想要有条船

□章铜胜